



增評
補註

古文眞寶校本後集

岡本賢藏輯錄

坤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0
2



文庫 11
D 80
2

柳田魚之庫

010190552301



增評補註古文真寶校本卷之下

增
後集

岡本行敏 增補

佐藤義光

同校

山岸善道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木
寶曰位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為

君實難

語為君難
為臣不易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

此箴句句物實俱是格言人主若置之座偶朝夕玩誦儆省可免敗亡之

增評

古文真寶校本後集下卷

憂。

補註 身與實木之復集

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
 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
 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出警而入蹕。孫伏伽傳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
 也警入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
 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
史記夏紀禹聲
 為律身為度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

壯九重二聯一言
 算宮室一言非飲
 食。

四勿字一言美色
 一言田獵一言貴
 異物一言聽淫聲

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
 而瓊其室。通鑑外紀紂作鹿
 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
 適口。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註珍謂
 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膏也唯狂罔念丘
 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醉以水洒羣臣面
 曰今日酣飲權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
 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
 亦以為樂不以為愚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勿貴難得貨。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音。禮樂記桑
 音亡國
 之音也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

增評 身與實木之復集

二

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

不止淮南子汜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昆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乃出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

漢高大度前高祖紀常有木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撫茲庶事如履薄臨

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之不識

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

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

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

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

此下戒其公引詩書為証應上至公無私親句意

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

而清勿汶汶問音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

而視於未形雖黠勅口續塞耳而聽於無聲

選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續充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

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

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

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

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

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疏各十二垂於冕前後天子之服註黃色纁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名世之見名世之言誠足鑄金石而勒鼎鐘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

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史本紀湯初造

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一日二日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念茲在茲書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惟人

所召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諍臣司直

敢告前疑

葉臺山評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存亦有其要

目司視所以視者則主之于心能存

其心視之箴得矣

視為之則目之所視凡有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欲交蔽變亂此心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克去己私復還

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欲心導引而物至則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知止於善有所安定閑

邪存誠閑其外邪存其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所禁

增評

言宜于口所以宜者主之于心苟發

之有禁則躁妄可免

幾動于心其端甚微能守其所發幾無妄矣

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之樞機興戎出好或言出而與兵戎或

言出而兩國結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流於虛

誕傷煩則支言語太多則支離不可曉己肆物件於己則縱肆於物則違忤出

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背於理故答者亦違背之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道則斯誠矣志士勵行有志之士其行不可不勵

守之於為有為必守其正理也順理則裕順於理而有餘

從欲惟危從欲而動必至於危造次克念造次倉卒亦念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當以自持

習與性成習慣自然合於天理聖賢同歸與聖賢人同歸一揆

何三省評

此篇伊川述孔顏問答授受之心法而因著四勿之箴以發明之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設譬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

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金經佛經也取古今最著名之室以為比見廬以諸葛重亭以子雲重原較其室之陋不陋也應上惟吾德馨句

惟德吾馨四字是通篇結穴

過商侯評

短篇自其開闢反正須
玩其紆迴不迫促處

王存念評

文不滿百字而韻調騷雅饒有逸
致但附王叔黨者未必德之馨也

葉臺山評

唐元和中附王叔文而進者八人劉禹錫與焉
銘中所云惟吾德馨方正之士得咲其言焉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
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

呂與叔

韻一換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

此兩句起謂人
生同一本原

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

町田區也
畦田隴也

勝心橫發擾

擾不齊

此第二節論
私心之擾擾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

驕作我蠱賊

虫食根曰蠱
食禾節曰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

夫子克己復禮之
訓惟顏子得之呂
與叔克己銘亦學
顏子之學者也

夫志氣
之帥也

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

此第三節論存
誠可以開邪

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

室廬婦姑勃磈

婦媳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磈者石之
碍也事出莊子○一心碍中私意起伏

安

取厥餘

此第五節
未克之私

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

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第六節言克
已以為仁

癢疴

疾痛舉切吾身

此第七節論人
物一體照起句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

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揚子學行篇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也○第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西銘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從愚西曰訂
頑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

張子厚

歸仁日至之句正
得夫子家法

天親黏合提起

綱。氣理二句。一篇之

言謂之人。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故曰同胞。謂之物。則得其偏矣。故曰吾與。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

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

故天地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

得以為性者。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

人物並生於天

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無間然也。物吾與也。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

書曰。惟天地萬物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之謂也。

以天地為父母。視之無論在位有德。與窮困之人。皆有一體相關之意。朱子云。篇首至此。是个棋局。以下如

一本有弟下之者

補註 古之真寶本行集卷

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

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

為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

乃所以長吾之長。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乃所以幼吾幼。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其秀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

必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

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

增評 古之真寶本行集卷

七

人下棋。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仁故能樂。悖德害仁濟惡三者不能事天也。總言能事天不能事天之別。

補註 古之真寶本才行集卷

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于時保之子。

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猶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

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仁。

曰賊。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夫若。

○以上三者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盡人之性。而有以充入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知化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事者。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無非天地之事矣。此所以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志。孝子善繼人之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

愧屋漏為無忝。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惟此誠不愧屋漏。則不忝於畏天矣。存心。

養性為匪懈。孝經又嘗引詩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惡旨酒。崇伯子顧養。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句。

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繇之子。初繇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顓封人錫類。

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顓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類考叔為顓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者。盡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

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壽不二。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死。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

曾子之孝。吾無間然矣。若申生伯奇之受說負屈。白其事而死。未為遲也。殆死勇者也。

顧養二字。用孟子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句。

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惡旨酒。崇伯子顧養。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句。

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繇之子。初繇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顓封人錫類。

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顓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類考叔為顓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者。盡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

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壽不二。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死。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

增評 古之真寶校本後集卷八

一本無者

言天地之愛人猶父母之愛子。予人順逆之境無非造就。玉之成器。琢之磨之。用力極難。故成人之美者。謂之玉成。即死而後己之意。寧無愧負而心安。

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福禍。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取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 **富貴福**

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

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後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道。

朱晦菴評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為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人。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是。

林西仲評 通篇以父天母地立意。前半段言天下之人。皆受命於天。有不容歧視者。後半段言以事親之道。事天。即能與天合德。為天之孝子。克得去。便是聖人。朱子嘗以大學西銘。並稱乃作聖之梯航。不但文章高妙而已。

○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平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言雖戲。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

戲一層。君子之言必思。而無所苟動。必思敬。而罔不臧。若出于戲。何以作則乎。過一層。

一本謂作無反字

申警
先正云。人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過言過動。所不免也。但改之為貴耳。

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

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或者謂出

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

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

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

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浦二田評。治身之要。莫切于言動。二端言動之失。不出乎戲過。二端然戲與過。他人說得出戲作非。心一轉。過作信。心一

轉。此二病。根他人說不出。噫。戲而戒。拘士或能之。過而誣。修士難克矣。思之。

文見於此。而寄興在彼。蓋不特為硯。銘作中含譏諷。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迂云。無人如此發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

轉入正意。歸本身上。

雖然句語斬截意含蓄

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
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
以能永年

錢豐寰評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
一句謂氣類之同次卻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品量三
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
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
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彥倫隱於北山
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
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迂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草堂即山中高士
隱居之處英靈皆
言其神也遺烟嵐
逐路今移文於環
山之內如下文所
云也
此等方可引為知
己次知己中亦所
不廢又其次則非
我族類矣

以上以三種人虛
起作冒以下復用

鍾山之英艸堂之靈 馳煙驛路勒移山
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
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

淮南子堯年衰志悶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聞鳳吹於洛浦 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
子以此終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

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久覆淚翟子
之悲慟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

乍迴迹以心淙 暗說
或先

四語慨歎引出周子。
點出文中所移之人。

點出周子隱北山行徑與起首鍾山草堂二句相應。此寫假容江皋之狀。應上先貞二字。王孫游出淮南招隱。空空以空明空。

也。釋部佛經類嘗著三宗論。老子玄之又玄。

鳴騶招使乘之。鶴書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此寫櫻情好爵之狀。應上後驥二字。

顯出為海鹽令。釋部道流俱用不著。

貞而後黷。應在此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子平。

仲氏既往。仲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抑學。

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

竊吹艸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艸堂。濫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應上先貞二字。傲百世蔑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

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河而自匿。涓子不能

儔。涓子齊人。餌木。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頭書。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

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應上後驥二字。風雲

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下字。望林巒而有失。

顧艸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

上皆銅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

增評 五文通寶交本後集卷 十二

矣
鄒陽作酒賦

巢父許由務光涓子蓋不以為意矣

蘭蘭佩也訝之詞此言前此周子之來在山阿以為可以長為伴侶不

補註

犯其慮牒訴恁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常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

漢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 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遷密

令吏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頓不入境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

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使其

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看他造語

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

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

攢峯竦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

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澗之愧乃周子之愧 秋桂遺風春蘿

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

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

滓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 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

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 宜屆岫幌掩雲

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

圖今日依舊寂寥無有能賞之者昔人聞有辭官入山今人反欲辭山入官豈不可怪

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藉奏記曰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象魏也言其高大巍巍然薜荔香草也蒙恥無恥也

所以移山庭之意

增評 古文真寶 交本後集 卷

如此於是以下山中樹木爭起而截來轅杜妄輿矣君指山英堂靈言謝絕也此山庭得文而願併力因答所移之詞

憑虛而來須會得是邊塞氣象古戰場是古來戰鬪死亡之處原無一定之地借亭長言出題是

端於是叢條臆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士逋客蓋謂周顛也

歸震川評此等文字活潑若畫工描景真切若美女傳情

徐萬資評設奇想出語為層層尖刻字字鮮研以為慧業人作倘然讀之自足賞心

○吊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艸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向日不知今日始知口吻常覆三軍四字是一篇之綱總吊歷代

膈臆意不泄也

天子之師有征無戰

期門軍衛之門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漆甲成組文練袍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艸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

增評

古文真寶交本後集下卷

十四

也。窮陰以下言三軍戰敗而覆。繒帛之粗者繒。絮之細者。苦寒二字總頂上八句。軍裝什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都尉軍門之官也。

此言對面接戰之時既無戰具生死定在呼吸以起下文。

補註 古詩選 卷之五 後集 卷之五

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
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繡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
強胡馮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
盡天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

李牧趙良將此言趙之得。

任人與任李牧對針此言漢之失此言周之得。

此言秦之失。

此言漢之失。蒼蒼以下總言馳無罪之民於戰場而死。

沈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艸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邪吾聞之牧用趙卒大
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
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
實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
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注朱血色及則殷漢
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蒼
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

增評 古詩選 卷之五 後集 卷之五

以上是頌序。入頌必是頌曰起記中無此成語也。記疑誦字之訛古誦頌通。

璞 一作本

借工馬為喻。乃力拙。寫無非為下文張本。矻矻健作勞極之貌。巧治。即歐冶磨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其愚心而抒情素

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抒。神與反。

記曰。為此

頌之記也。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

衆。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

越砥歛其鏑。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箕泛塵塗。

干將。劍名。璞。劍未理也。淬。燒劍令熟。漬於水中。鋒。人也。淬。音。鏑。鏑。音。華。

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箕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剝。團專二音。如此則使

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之所。述則更使明自者。正繩。巧土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袤。音茂。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

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

附輿。縱騁奔馳。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繁國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奔。馳。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

溷亂也。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相聯屬。俱借容形主之法。

追奔電逐遺風疾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

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

故服締給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也○已上論賢者國家之器用

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

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

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

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

選暖作煖

易治也

文子曰法寬刑緩囿囿空虛

引吐渥庭燎明賢臣必待聖君之求而至

故能太平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

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得人臣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

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以五穀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閔其忠任

閔當作關

說出君臣遇合意大略都盡

奧幽也。溲狎也。辱汗也。離此蔬食。釋此芒躄。躄以繩為履也。

資說士謂使士有所資益而喜悅也。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易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

一本無故

一本必作畢

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利見之。選註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六臣註作號鐘琴名也逢門逢蒙也。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

捕註 皇真寶林之修集

職得行其術閱猶用也去卑辱奧溲而升本朝離蔬

釋躄而享膏粱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

味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于孫以資

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力其臣蟀

蟋俟秋吟蟀蟀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

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

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音蹄鍾逢門子鸞

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鸞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君

臣之意也遞鐘琴名烏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

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

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拜必臻是以聖

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

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增詳 古文真寶後集卷

十九

一本
作

游是望得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又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兩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王道昆曰。時武帝崇尚方士神仙之術。故褒反之。

茅鹿門曰。此序語短意長。善敘事理。文而不華。質而不裡。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徐宗夔曰。元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經世之文。至中興頌。文含譏刺。婉而不露。可為法則。

補註 古文真寶 卷之七

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

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十

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

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尤有斷案。蓋信

乎其以寧也。

胡時化評。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人臣規諫之體。文之有益于世主者。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年號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卽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箕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

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將驍兵。

增評 古文真寶 卷之七

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竄身

奉賊稱臣此謂從叛之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

撫我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

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之後兇逆可羞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

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頌之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

石崖天齊論浯溪之石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顧迴瀾評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道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雷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葉臺山評元結中興頌詞含譏刺婉而不露可為法則者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字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鋤從之云死

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大人二字是酒入自標美稱。

已上頌所以能飲之德。

晉書 鋒作

已上寫欲戒其飲之人。

有大人先生。假託此辭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萬歲之期為少時，言其志廣大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

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卮，觚榼也。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

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

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

子處士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而起

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奮髯踳踳，枕麴藉糟。奮動髯鬚也。踳踳，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

雷震之聲，泰山之形，蓋指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言。

選浮 萍上 有載 字

已上頌得全於酒，不知有人言之是非，所以為德。

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臥，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蝨也。螟，蛉，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蟲，言見之微

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王維禎評：伯倫寄情麴蘗，以逃世故，多澹宕恣肆之詞，然其襟次亦自飄飄凌宇宙之外。

方伯海評：酒中忘思慮，絕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乃命題之旨。

傳類

一本
人下
有也
靜字
作

點出五柳先生來
不慕榮利仕晉止
八十三日後不改
事宋
求甚解則涉于穿
鑿會意則不死章
句是古今第一讀
書妙訣

志字是眼目頗字
妙不十分說盡有
許多含蓄
黔首古高士

補註 古名真寶本不從集下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為號焉間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與吝情去畱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自命羲皇以上人
非晉宋間流品

敘名號來歷病
僕背骨高起俯地
而行

敘居址

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王存念評

余嘗謂三代以下如靖節先生真聖賢中人也其襟期
曠達志趣高深邈乎其儔矣而此傳與贊乃自述其素
行也讀其文可慨
然想見其為人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

橐音托
駝音陀

病僕隆然伏行有類

橐駝者故鄉人號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
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
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

增評 古文真寶本不從集下

二十三

爭迎取養。迎取駝於家而養之。

敘其業之精。為下文張本。

壽字。根活字來。華字。根碩茂。早蕃四字來。性字。是通篇眼目。

時。種植也。

言種與遷。所以無不活之理。申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又言所以碩茂。蚤蕃之理。申明非能

使木壽且華一句。

使木壽且華一句。

言他植者。所以莫能如之理。

已上論種樹之道。畢。轉入正意。提出大意。

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

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

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以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已。勿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迂

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天便是性。易二。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非有助長。非有能碩

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

也。應上文碩茂蚤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反。苟有能反

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日視而暮

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

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

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

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為農事煩其令。

為女紅煩其令。

為育子牧畜煩其令。

與愛以害之憂以
難之其弊相同以
他植者為比也。

已上因種樹而論
官理之道。

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

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具飡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

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

其事以為官戒也

樓迂齋評

林西仲評

是居敬行簡一副學問即充而至於舜之
無為禹之無事不越此理細玩方知其妙

○讀孟嘗君傳

者能為鷄鳴於是
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

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

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

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

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謝疊山評

再轉一語作結

一轉翻駁有力

雄猶長也緊接一語作斷

把能得士三字作

案

子於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李性學評

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衰。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

呂自嶽降。

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傳說為

列星。

莊。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騎。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傳不可

如孔孟一流人。關係於世甚大。是引起活頭。故用皆字接下。此段泛言古今聖賢之沒。必能為神。

引孟子語。提出參天地。關盛衰本領。

此段言古今聖賢沒後為神。有所以為神之理。凡遇此氣。而爵祿才能悉無所用。

必有主此氣者。長於天地間。不生不死。即下文所謂精誠是也。

此段言文公關係於世甚大。而平日所行。皆從浩然之氣發出。自然獨存。

誣也。此數句承上起句。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

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

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

其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

常。無足恠者。謝云。此是的確之論。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其靈而不滅。應匹夫為百世師。一言為天下法二句。

不能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

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二百年

于此矣。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

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

貶愈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

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

之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公浩然之所發。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

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

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

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

馴鯉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鯉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

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鯉魚患。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

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

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遂罷愈

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改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

此段言公有此精誠純乎以天用事而不雜以一毫人事之偽所以能獨存於天地間上段言其然此則言其所以然也

人事可以智力相勝天理所在則有自然之應而不可假借

可不可二層能不能三層相配與五失字為呼應勢

增評

古文真寶校本後集卷

二十七

州在朝之日少也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韓文潮州請置鄉校

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主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衛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

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

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此論潮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

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

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

敘在潮德政止此數語仍在文行上言

潮人以事神禮事公飲食必祭如今人薦時新于神廟者非謂盛祭也

上文止說公當為神未曾提出潮州此處忽作一問一答乃補題法又說得不即不離方稱得文公本領

敘出牌額及碑

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

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

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云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

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於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

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景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

作書詆佛譏君王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言公之文章天所生也

公自天而下為除世俗文字之障

普天下皆仰被文光公之詩不讓李杜文之高學者不能至

言謫潮之由及所歷之地與治潮之事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宮乞以此骨付之水火

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

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約

東鮫鱷如驅羊謂驅鱷見前注釣夫無人帝悲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

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謳吟此

曝牲雞卜羞我觴曝牲者幫牛郊祀志立粵祀而以之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焉

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銘荔子丹兮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

公不少留我涕滂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

帝以鈞天之樂無人譜奏故遣巫陽招公仍歸帝旁謂公沒也前言來自帝旁是生有自來此言鈞天無人是逝有所為廟中陳祭傷其沒而祝其來享翩然句即用公

詩詞。

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發。騎龍白雲之詩。踏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謝疊山評

後世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又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林西仲評

此碑若落俗手。必痛敘韓公在潮政蹟。致人思慕。立廟報功而已。殊不知韓公以一身。上接孔孟之傳。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乃天下萬世之韓公。非潮州一方之韓公也。卽潮人事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亦兢兢以明神奉之。又非但借廟祀爲報功。如今日之名官。已也。再玩歌詞。語語奇麗。以韓公詩好。爲峭刻古險。極意摹倣。故也。

黃東發評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邪。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

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敘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

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

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

引傳言一段作案。

緊接吾意不然一句。斷其無此事以下第四駁。

不中。不當於理也。

一弱本有弟字

增評

古文直寶交本後集下卷

三十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一段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又難設有不幸

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

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

可使易也此幾句卻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

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

失而為之辭好意思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

全集
主作

遂成也

大中應上中二
字

束縛使不得行馳
驟使其必行

以下俱從天子不
可戲一語論斷

當字應上中二
字

缺缺謂小明也
不可信三字應上
吾意不然四字
結尾一句見其非
周公之事以不
了語作結

牛馬然急則敗矣策警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

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

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

呂東萊評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

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

浦二田評案內不可戲乃封五箇字拈作辨眼盡之矣後片論不

伊川訶哲宗事○愚意前史
中如桐封等直宜斷之曰無

諱辯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

韓退之

晉進二字起案

毀之恐其勝已故

俗見可笑然恐賀憾其陷已於過不可不辨

引律文義一

引律文義二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

與蒞

烏蒞州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蒞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蒞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

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

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春秋

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

不諱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

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已上言賀不當以父嫌名為諱

三句言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

二句言傳習周公孔子之教亦有所不諱者曾子父名點皆其字也文

偶未檢耳。

此嫌名不但諱，亦有必不能諱者。

治音持。平聲。文亦未檢。

章表疏也。許勢秉機四字音同諸祖廟諱。

論近代宗諱。機近明皇諱。言以國家所不諱為諱。惟有君側奴婢耳。非士君子所宜學。

揭裴而吊。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

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

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

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

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祖廟諱。飢近

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一段有力。乃不敢

言論及機。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

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

全集
典下
有賀
舉進
士四
字為
可下
字

已上層層引証。翻駁。總言賀當得舉進士。代賀辨至此。今世之士四字。指毀賀者。與聽而不察一流人。

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其親。以曾參對看。已上復把上文所引証之人。比論一番。痛斥毀賀者。與聽其毀者之非。雄快無前。

之於律。替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邪。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

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

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

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

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儲同人評。流俗溺惑。非危言莊論所能破也。父名仁云。語帶詼嘲。實則理之至者。而流俗之惑解矣。南渡以來。知此者寡。

對前後
補前
選有
臣亮
白三

創議即以時勢危急存亡陳表足見忠悃激烈。

此段言當自治以爲內外諸臣圖報之地。在君德上講用宜不宜。二疊文。

錢豐寰評

考之於律質之於經。誓之於典。三段中辨得曲折。如虬龍之不羈絡。一總處尤有歸宿。至於末後四轉。尤奇。如虞人虎網。一動一緊。

○表類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稱帝據蜀成都。

而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而崩。

今天下三分

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太

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江東。與蜀三分天下。

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法出之婉曲盡致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總是朝廷手足。此段言刑賞不偏用。以爲內外諸臣勸懲之術。在治體上講。平明猶公明。此段言宮中之事。宜開張聖聽。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出。府中。大臣宰相所居。俱爲一體。陟罰臧否。臧。善者。升陟之。否。不

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駟乘。侍郎。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姓。攸之

皆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謂忠。不貳之謂純。是以先帝

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增評

古文真寶後集卷

三十四

咨作

此段言府中之事。宜開張聖聽。

此段總上文。言用舍之當否。關係於國家興亡。不特一時而已。進一層講。

願下有也

此段追敘先帝親信之殊遇。以起下文。出師圖報之意。按鑑孔明出師使

補註 古史真寶才力後集卷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也。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總留府中。則長史參軍當作二人。坊本誤。以下自述。先著出身之由。

謹慎二字。是孔明一生本領。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

增評 古史真寶才力後集卷 三十五

深入不毛。征孟獲也。

舊都東京也。君知臣報相應。任之曰職分。如此方不負先帝大事之寄。上言三臣有裨補闕漏之效。此處補出責咎且以己之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為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

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不毛不生艸木之地。謂南中諸郡也。今南方已定。

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起發上疏云。兵甲已足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

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

無與德之字

討賊不效治罪為言方見是平明之治。遺詔即白帝城所敕之言。諮詠察納。應上開張聖聽句。臨終八字。忠誠沾洒。

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

樓迂齋評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異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公在後漢之

末初未曾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後出師表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言云云

諸葛孔明

一帝本
有深下
固故字

兩立則偏安。是一
申說。玩下文便知。
此以天下大勢言。

偏安亦不能久。故
以伐賊為託。而不
疑。此以西蜀利害
言。

舊本
無并
日而
食四
字

并日而食。勞不暇
食。兩日惟食一日
之食。冒危難三
字。是一篇之綱。
議者之意。不過以
師貴萬全。不如固
守待時而動。

補註 古史真寶本不從集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王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

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

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

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

於西。疲困也。後主六年亮攻祈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

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

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

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

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

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宛即南陽縣名。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

增評 古文真寶本不從集 三十七

點出師機會。下六
條總破議者一句。
此段言成王業者
無坐定之理。

此段言失時不戰
必至以國資敵。應
上坐以待亡句。
暗喻議非計者之
不可聽。

此段言不冒危。必
不能定王業。

曹公糧少議欲還許避之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

兵吳蜀譚兵逼迫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

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

天下如雨褚自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一

時爾時暫平定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

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

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

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

丁立白壽劉劄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夷稅曰寶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寶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合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

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

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

偽定非實定一時非久遠總言其成功之難

此段言用兵者勝不可必

按三國志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則昌霸人名李服事未詳

此段言不乘時出師待精銳既盡之後欲出不能矣

突將無前有衝突之才無人出其右者蓋勇將也

此段言戰守勞費相同一偶之地必不能持久戰與守總需兵食

此深識時勢。以事勢反覆難料。作總束。看幾個虛字轉掉。凡三折。

東連吳越。赤壁破曹也。

一本見作科力

種歸蹉跌。先主為陸遜所敗。曹丕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比到襄陽。眾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去。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濟河。遁去。

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使結好。孫權權據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州。西取巴蜀。十九年。先主進

舉兵北征。北伐。曹魏。夏侯投首。斬夏侯淵。此操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

敗。先主二十四年。權襲殺羽。取荆州。種歸蹉跌。種歸今歸州。蹉跌言失措也。同上。權既取荆州。從劉璋為益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死而後已。句。此孔明本心。

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一篇大意。皆在結末。數語。

樓迂齋評。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兼看。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胡思泉評。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唯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陳情表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

李令伯

晉書
有臣
三字

先敘祖母之恩

祚福也。兒晚則幼不足任。供養可知。強近。強為親近也。形影相弔。唯形與影自相弔問。

一本
赴下
有命
字無
會字

以其孝。故敘太子官。欲其以孝輔太

補註 古文真寶本後集下卷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暮功謂大功小功親 孺孺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歸晉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顧榮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無人主供養之事 辭不赴。辭不赴赴召 會詔

子也。洗馬乃東宮官。職此謁者。

事在兩難之際。不得不具表陳情矣。自逮奉聖朝至此。敘朝廷徵召之殷。而自己進退之難。漢文帝短喪。至晉武復之。矜育故老。使其子盡孝養。楊升菴曰。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字乃

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官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晉武帝朝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惜哉 歷職郎署。本圖

增評 古文真寶本後集下卷 四十一

一本拔擢
下命寵命
優命
四字

晉改之以入史耳
自以孝治天下至
此言不就職之故
實非高尚名節過
望厚祿以起下文
此言不能相離之
故
此言忠孝可以兩
全之故
烏烏烏返舖其母
二州牧伯前太守
達後刺史榮
到底不放過劉母
纔見真情畢露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
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不勝
下馬
二字

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艸它日九泉下死而有
知猶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死嫁此妾
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
見老人結艸以抗杜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
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
臣不勝
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鄒東郭評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者以一言之失也略此而視全文則孝心興矣
林西仲評純是一片至性語不事雕飾惟見天真爛漫唐陳子昂後儒皆毀其謬人皆惜焉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同仁

韓退之

增評古文真寶後集卷

即萬物同體之說
亦即親親仁民愛
物理一分殊之說
發得如許雄奇

突兀詳解釋貼平

以三主字成議論
末須主字短句結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鼎足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
皆人也辨折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
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
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
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

補註古文集卷

束可悟頓挫法

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
而舉遠結得極好

○原道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
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
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迂云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己無待於外之

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乃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迂云道

與德為虛位謝云上句長此兩
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

易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之類左傳季

四句是原道綱領

增評古文集卷

文子論當僕吉德凶德之類二句所以明其為虛位也見小是老子病源

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有與老子之說相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非關之也老子尚在孔子之先時佛法未入

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結上意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

也其見者小也呂云老子病源謝云當看莊子坐井而觀天曰天小

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

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莊之書煦音詡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

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迂云異端之行有所

也此一截謂老子道德之非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迂云異端之行有所

中國故單言老子吾道不明全在孔子沒三字

點出佛

楊墨佛老雖並點只重佛老一篇此段言棄儒從佛老佛之害道

火于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者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賈太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黯舉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佛于晉宋齊

梁魏隋之間文公佛骨表宋齊梁陳魏隋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其言道德仁

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揚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眾者非一

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

入于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為入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謝云

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

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噫後之人其

史記載問禮老聃道家以孔子為太極公之類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人附會作稱佛且以孔子為儒童菩薩之類

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衰端始未終也老佛之說其誕本不足信因人好怪故得與吾道並行此段以生不足食

為不足用發出感慨言老佛不事事有妨於民生以起下文

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相生生其身相養養其家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於民生而除其害

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迂云此處說人從異端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呂云從異端之病原也

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

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有方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

四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一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

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了佛老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得新文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呂云一句生文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

人為之君為之師迂云眼目呂云聖人治天下有條理驅其蟲蛇禽

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

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

引老子之言而駁其怪誕。

濟其夫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
 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
 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
 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文法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
 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十
 七人為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嶂如驚
 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
 曰再說佛老聖人不起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莊肱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
 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起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
 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
 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

人賴衣食以生。奈人身所具皆不及禽獸無以取衣食。若無聖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

君臣民各相維繫方能遵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之道。而人類不滅。以至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之法以取罪矣。

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盜乃止。樞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呂云。不覆辨論。如古之無聖人

再起人之類滅久矣。呂云。一段文相應。何也。文勢有頓挫。謝云此數句送文暢序。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謝云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

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

棄君臣父子指僧道出家言

老言清淨佛言寂滅

自古之時句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個人種如何以棄人倫求清淨寂滅為法必不容于三代之世此謂闢老佛之法

一作本雖殊

老子之說必行不去求其短訊其未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二句三字章法今其法

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呂云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

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健而有力意外意有關鍵帝之

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

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迂曰此是佛者之言是亦責冬之

如此

清淨寂滅亦治心之學有近於吾儒正心誠意故引傳作証歸重有為句承上起下

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迂云攻擊佛老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接木學格言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老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

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祀桓公來朝用

佛從何處來必不
當奉求其端訊其
未如此。自帝之
與王句至此言老
佛無為之法明係
怪誕不攻自破無
奈世人樂聞其說
何耳此併責為老
佛之人也。

補註 古詩真寶本行集卷

夷禮故。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狄
何也以其來。我衰之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語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閔官篇今也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應在前幾何其不胥

而為夷也。謝云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轉妙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迂云與前面許多說話相應是作文一法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

肉。此一句又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

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

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謝云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

而天神假。謝云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

道也。謝云文有收拾有閑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

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閑鍵鎖盡一篇之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二易字與上文怪誕對看。
為字作治字解。
隱隱見博愛之仁。
隱隱見行而宜之義。

已上是原道本旨。
先把先王之教敘出。
次由內推到外。
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周匝。

增評 古文真寶校本後集卷

軻之死一句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如此

已上敘吾道來歷

商所以衛道之策

聖道與老佛勢不兩立

補註曰身實木乃復集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呂云文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坂如輕舟下長湍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

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云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

人其人謝云火其書謝云此下轉有萬鈞

法句廬其居法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是句法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呂

黃山谷評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為得體

樓迂齋評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關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儲同人評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列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

茅鹿門評關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篇是退之集中一生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兼之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

三句所以塞之止之一句所以流之行之補鰥寡孤獨一句處置方無弊已上言吾道之行必須除去老佛之法

增補古文真寶後集卷下

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倜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

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為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

未必真有是事而其志如此觀一使字

濯清水追涼風以下等語輕描淡抹有許多生意

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

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噓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

增評

脩然有物外之思未尾露出本旨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徐宗夔評 看他摹寫避世之樂。真自愉快。雖其所志未必即便于窮簷。即其一時情興。似得幽人之趣。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之。崤山。秦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

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惠王。文王。武王。昭王。襄王。 蒙故業。因遺

篇內 四句 摠是一句。然 不如此則襯不起 周官近秦。秦恃其 國之固。欲窺而取 之。

商君伐魏破之。魏 獻河西之地。以和 已上言秦強之始。 史載孝公發憤修 政。故首言孝公。

一趙下本 趙有下 楚有下 六國 九

膏腴。土膏肥腴之 地。

愛吝惜也。 以下序六國攻秦。

此四士為謀臣。

此八人相通攻秦 之意向。

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

害之郡。 呂云。自取字至 收字皆不苟下。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田文。 趙有平

原。 名勝。 楚有春申。 歇黃。 魏有信陵。 無忌。 此四君者皆明

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關東連兵曰從。 關西連兵曰衡。 於是

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上逡
無二諸
字候二
作解敗

此八士皆善用兵者。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道之。五國之師皆敗走。言九國者。甚秦之強也。以上言惠王武王之強。諸侯為懼秦。謀欲弱秦。為弱秦因而攻秦。乃攻秦之後。忽變而事秦。甚而至於服秦。朝秦。形容秦之強處。步步曲盡。

一敵
種作

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而以洛都為西周。敵本不煩兵力而皆畏其威。在六國之外。極南之國。服其威如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在六國之中。有怨於秦之人。亦服其威如此。愚弱二段。為結尾。仁義不施。張本。

一池
津作
川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取南粵土地。分為二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增許
古今事蹟
後集下錄

誰何言無敢櫻之也

已上言始皇之強千古無二

自孝公起至始皇俱說攻至得天下後單說守為結尾攻守之勢異向張本

一俛本

亡秦雖不止陳涉一人實涉為之倡故獨表陳涉

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

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成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

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躡足行伍

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

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呂云及覆詰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崑函

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

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鉏鉏柄為之銛利鉤鉞鐵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鎗音殺謫戍之衆非抗

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

一作敵

一作非抗

相下何有二字

已上言秦之亡出於秦所不意把陳涉與六國較量一番其勢力遠甚而功反高如此

又再提起六國昔日之強非陳涉比原不易攻

又轉入秦。以一隅之地。偏能攻取六國百餘年。而成帝業。似乎守之不難。天下當逆取。而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

補註 古文真寶本後集下卷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崑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者何也。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西山評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為二途。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于申韓也。

林西仲評過秦論乃論秦之過。三篇中而此篇最為警健。秦之過止在結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二句。通篇全不提破。千迴萬轉之後。方徐徐說出。使住從來古文無此作法。

鄒東郭評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攻其得失。立論雄偉而措詞高勁。西漢文章此其桀然者。讀之可以

發人
才思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

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比皆晨入夜歸。非

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

辟為節度推官。受牒。

晨入夜歸起案。

前所以不言之故。

左傳定公五年。楚田于之言。

增評 古文真寶本後集下卷

今所以上此書之故。

所辭初意原不在此。

承上能不能句。泛論上下相安之法。

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力量。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

承上抑而行之句。泛論奉命不奉命人品。在上者當知所好。

以張公賢而已又受知故。

不必晨入夜歸。公私兩盡。

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執事之好士以下五執事並宜言張公不然與下文所謂韓愈不相抗

不晨入夜歸所取者猶在已上言得所請則當報德知已

執事之用韓愈以下兩執事亦宜言張公

已上言不得請則未諒其所以自立之心

一作己知本

補註古才真寶木不從集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十字執事之待士以

禮如此九十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

如此十一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一字執事

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個如此字句一又將

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

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韓愈之賢能使其

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

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

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

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

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

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茅鹿門評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又曰古人有言曰道屈於不知己者而伸于知己者昌黎根氣自是如是

唐介軒評公脫亂至徐州僕射憐而辟之而初受牒即借出入細事上書自占地步儘高其不肯依違苟徇之意奕奕行

間安得不以國士待之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全集首有某開二字
本不足為輕重
必無見知之實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

便于受知

為不足重輕之人所知何益惟知之始肯薦聞故反以問之

原不待十分贊賞所獲已多單言伯樂

其與某作執事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此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顧迴瀾評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喻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

而意
圓活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敘來書之文。
謝其所規。且言答
書未必當其意。

譬喻學孟子。

合律呂。皆自矜所
長。以為當見重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一篇。齊宣王好竽。南郭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疊山。譬喻學孟子。客罵

引喻為斷。以起正意。

怒怨二字。應上叱字。
淇園云。君子字。恐當吾子誤。
應上吐露情實句。

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胡思泉評。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所守。不隨時而為之。遷就。故知韓公之談誠為見道之語。

錢豐震評 譬喻之妙。自孟子莊子外。吾獨取韓退之。彼其意到筆隨。思餘語止。伸縮變化。惟其所為。吾不得而窺其際。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本不相識。不得不借人言起引。

能下士。而接引後進。

此段敘荆州平日能得士。言已在群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

不以周公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

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登龍門則

聲價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所以龍蟠鳳逸之士

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

士中。尤其傑出。猶毛遂在三千客中

者。伏下文急難有用。敢效微軀句。

此段承上毛遂脫穎句。自敘平日所學。及交遊意氣之盛。所以異於他士。

此段言荆州既為眾望所歸。必不使已不能自見。

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

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

十人。借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

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白隴

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

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

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

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

求荊州接見

應上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句。激昂青雲言得自見所長於富貴之人。引古人接引後進者。

此段言荊州嘗接引後進不異古人故願托門下以自效。

他人指上文諸侯卿相國士謂荊州才德獨步今時所謂國士無雙也效微軀所以委身也此段言欲獻所著於荊州冀藉以表見。

青萍劍名結綠宋之玉名薛燭秦客善相劍卞和善識玉長價。

補註古文真寶校本行集下卷

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以上皆薦之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蔡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

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林西仲評文雖太白本色然相其落筆時胸中有勃然不可遏之氣故語語皆古自己地步蘇稱其氣蓋天下能使高

增評古文真寶校本行集下卷

力士脫鞵殿上可以此書決之也永王璘迫急致有夜郎之故朱晦翁謂詩人沒頭腦至此後世相沿皆以為病論世尚友吾蓋服髯蘇具眼矣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

意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

於道者重浚其源導其所歸澆其根將食其實

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即重明輕○況於愈者哉抑其

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換轉昔者聖人之作春

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

答上有重字

張籍勸公著書明道以闢二氏前既答矣此乃籍再與書而公再答之也無似不肖也謙言來書之意期之過重已不敢當

敘復書之故以所筆削皆君相之事恐有觸忌取罪故

一本及作乃說作

昌言字與上文深其文辭對看

非慮患之道所以不敢

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

下及公卿輔相融化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个擇主意

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說說若

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明重段數鋪敘不

書於吾何有佳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

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

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此承上文可語者。時與吾悖句。言聖人亦不能獨為書。若我為書而無徒守之。必不能存。為之何益。

韓文全集未久也。下有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十二字為是。道統絕續較之孔孟揚雄尤難為力。

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下文作佳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繳向使

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冀乎。結今夫二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

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

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未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鋪敘間案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

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

即為書亦不當草草從事。

若將來能行道化今則不必為書傳後。

為書但有所待非竟不為何必遽以此為憂已上答勸為書之語。答前書好勝語。

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然觀古人得其時

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不為書者皆所為不

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

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

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蘇文田承祖書亦同承襲孟子其

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

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

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

一行無得字後下

一威作

勝下非己道也
好有勝之六

萬能作惡
有下有所

答前書駁雜語

孟東野欲往江南
故送東野序亦有
張籍在內

補註古文真寶校本後集卷

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
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
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夫子之言曰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
矣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駁雜之譏前書

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
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

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吾子其未之思乎孟

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呂東萊評

此篇節奏嚴緊鋪敘回護分明

儲同人評

來書欲公汲汲于所欲為而公告以不可及汲汲與不必汲汲者是兩下針鋒相對處獨慮患之道水部見所未及其後卒以佛骨一表幾致顛隲則公之慮亦審矣

林西仲評

此篇猶以揚雄與孔孟並稱至原道則單稱孔孟謂荀揚擇不精而語不詳即其斟酌至當處豈公之學亦有與年俱進者乎文中以道自任以天自信其一彼持世苦衷此朱晦菴所以稱為豪傑之士也

增評補註古文真寶校本卷之下終

增評

六十二

